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Robert Scholes James Phelan Robert Kellogg

##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 叙事的本质

[美] 罗伯特·斯科尔斯 詹姆斯·费伦 罗伯特·凯洛格著  
于雷译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 叙事的本质

[美] 罗伯特·斯科尔斯 詹姆斯·费伦 罗伯特·凯洛格 著  
于雷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的本质 / (美) 斯科尔斯, (美) 费伦, (美) 凯洛格著; 于雷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ISBN 978 - 7 - 305 - 13725 - 9

I. ①叙… II. ①斯… ②费… ③凯… ④于… III.

①叙事文学—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0092 号

Copyright © 200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NJUP

The English version is published by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证字:10-2009-105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从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叙事的本质

作 者 罗伯特·斯科尔斯 詹姆斯·费伦 罗伯特·凯洛格

责 编 谭 天 潘琳宁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9.25 字数 432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3725 - 9

定 价 5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Robert Scholes James Phelan Robert Kellogg**

##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露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谨以此书纪念  
罗伯特·L.凯洛格  
(1928—2004)

## 第二版前言

一部学术著作若能历经四十载而依然再版，乃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那种由几位年轻气盛的小字辈学者所书之作。眼前的这本书恰恰就属于这种情形。当年，罗伯特·凯洛格和我本人在弗吉尼亚大学为二年级本科生开设了一门课，计划用一学年的时间讲授从荷马到乔伊斯以来的叙事文学；而我俩就此课程所进行的数次讨论竟成了此书创作的最初动因。这门课，我们教过几轮，几乎每天在回家路上均以此为话题。这本书正是得益于那些授课经历与私下里的交流——当然，也得益于这一课程本身所要求我们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开设此课程的理想人选。凯洛格当年正是带着对乔伊斯的极大热情前往哈佛进行研究生阶段的深造。他是个非常细致的人，当然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中世纪文学作为其最初的研究内容——一直孜孜不倦。我俩相识之际，他正在专攻古代冰岛文学，但他对中世纪欧洲文学与文学现代主义有着非凡的功力。而我本人则选择了康奈尔，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研究生课程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别纳入研究体系，这在 20 世纪 50 年代是相当稀罕的。尽管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主要是探讨 20 世纪英美小说，但我在深造期间的学习涵盖了小说这一整体类别，而且我在弗吉尼亚从教时，对于从 18 世纪英国小说到 20 世纪美国小说的授课内容也做到了包罗万象。就我们那个时代的叙事文学研究来说，罗伯特跟我通过合作而实现的历史

视野乃是任何一个人所未能企及的。\*

我们俩曾一直就合作出书的问题探讨了些时候，后来恰逢我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文研究中心提供的为期一年的资助，研究叙事文学的历史与理论。这个机会意味着我可以为我们意向之中的携手之作先行写出一份草稿，而那些因我知识局限所遗留的空缺部分则由罗伯特加以添补。很久之前，我曾在纽约加登城(Garden City)的几所公立学校学习过五年半的拉丁文，而在麦迪逊分校，我至少也学了些古希腊语的基础知识。罗伯特懂得不少中世纪的欧洲语言，而且，我们俩也懂好几种现代语言。尽管我跟罗伯特对俄语都是门外汉，但我在本科阶段曾在韦勒克<sup>①</sup>门下修过一年俄国小说的课程。可以说，我们拥有了一定的合作基础。

在麦迪逊分校，我还得到许多高级学者的智力支持，如研究中世纪科学的专家马歇尔·克拉格特(Marshall Claggett)，还有热尔曼·布瑞(Germain Bree)——一位研究法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时任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歇尔·克拉格特问我是否需要中心提供相关书籍以帮助我的研究。于是，我交给他一份清单，列出一些“洛布古典文库”(Loeb Classics)<sup>②</sup>的书目——配有对照英文翻译的古代希腊及拉丁文学丛书。他思忖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他认为中心应该拥有全套丛书。几周后，这套丛书便抵达中心，我亲手帮他将这些书开包上架。这些书对我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可以在英语文本中迅捷地找到关键段落，然后更加细致地分析希腊和拉丁原文；这样一来，我那业已生疏的拉丁文和差强人意的希腊文总算派上了用场。

于是，我写出自己章节的草稿，由罗伯特进行编辑，而后他也写出

\* 本书若无特殊说明，页下注释均为译者注。

①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捷克裔美国学者，20世纪享誉国际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

② 西方闻名遐迩的一套大型文献丛书，收录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典籍，由美国人詹姆士·洛布(James Loeb)1910年策划。该丛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将原文(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翻译加以对照编排。

自己两个章节的草稿(关于现代叙事的口头传统及叙事中的意义),由我来编辑。就是这样,这本书出炉了,最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差不多三十五年后,罗伯特跟我碰巧在一次晚宴上相对而席,于是我们就决定试探一下出版社是否有兴趣出第二版,结果一拍即合。我们随后便开始策划这件事,但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后来罗伯特也不幸辞世。他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位知心朋友。就我而言,他的离去也意味着第二版计划的夭折,因为我实在没有心情独自继续下去。不过,时间的流逝总能多少抚平这样的伤痛,而出版社也保持着极大的耐心,所以,过了一阵子,我就开始琢磨该如何对这本书进行修订。

许多年后,当我捧起这本书重温的时候,脑海中依然深深印记着当年那两个毛头小伙勤奋苦读、博闻强记、沉冥思索的模样。他们知道的东西,如今我已无法知晓;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再为我所用。这本书似乎牢牢定格在它自己的时间里,几乎让修订工作成为不可完成的使命。毕竟,《叙事的本质》曾经为开创叙事学研究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而我本人也在其他著作中拓展了对叙事理论的思考,如《寓幻家》(*The Fabulators*)<sup>①</sup>、《文学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结构性寓幻》(*Structural Fabulation*)、《寓幻与元小说》(*Fabulation and Metafiction*)、《文本的力量》(*Textual Power*)以及《现代主义悖论》(*Paradoxy of Modernism*)等。当然,也有诸多其他学者曾进入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历史研究两方面都创造出丰硕的学术力作——如巴赫金、托多洛夫、热奈特、巴特以及麦基恩(McKeon)——这里也只是列举了其中最负盛名的几位。不过《叙事的本质》依旧在印,而且似乎还能够为叙事学历史与理论提供有效的视角。当然,这一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代表了20世纪中期那一特殊的历史时刻。

结合上述问题的考虑,我委实找不出理由要去重写此书并炮制一

<sup>①</sup> “寓幻(小说)”这一提法因斯科尔斯的相关论著而得名,主要用以代指20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具有魔幻及后现代特征的反传统小说创作。诸如约翰·巴思和托马斯·品钦这样的作家,均系此文类创作的集大成者。

个全新版本。不过,我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可行的方案:在重新出版原文本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小的文体调整,并且邀请一位年轻学者就初版后叙事研究的发展写个专题,作为对原书的补充。这就是事情进展的过程。不过,那位参加该项目的新作者并非毛头小伙,但比我年轻。就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对过去几十年来叙事研究领域的发展最具发言权。这个人正是詹姆斯·费伦<sup>①</sup>。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叙事》杂志的编辑;这是“叙事研究协会”的机关刊物,也是叙事研究领域的顶级期刊。可以说,没有费伦的合作,《叙事的本质》第二版将不会存在。他追溯了《叙事的本质》初版后四十年的叙事研究新动向,在我看来,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罗伯特·斯科尔斯

---

<sup>①</sup> 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1951—),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人文教授”、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前主席、美国《叙事》杂志主编,当今北美最具影响的叙事理论家。

## 第二版前言

早在 1969 年,我还只是波士顿学院一名英语专业大二的学生,正值年轻气盛;记得在罗伯特·E. 莱特(Robert E. Reiter)讲授的一门必修课上,我首次接触到了《叙事的本质》。而后在 1976 年,我更为细致地研读了这本书。当时,谢尔顿·萨克斯<sup>①</sup>是芝加哥大学“叙事理论”方向的导师,而我则将这本书纳入自己的阅读书单,作为应对该博士课程专业考试的准备。在此后的岁月中,我时而会求助于这本书,也会向别人推荐这本书,但我怎么也没料到斯科尔斯会盛情邀我为该书新版写“一个关于叙事研究动向的部分”。这简直如梦幻一般——我居然要在伴随我成长的作品中添加自己的文字。这感觉就如同说,倘若我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或是弗吉尼亚·伍尔芙邀请我为《奉使记》(The Ambassadors)或《达洛维夫人》的新版创作最后一章。面对这份奖掖,你准会欣然应允;当然,也难免有几分惶恐和心虚。不过,你还是想方设法去接手这份工作。而后,当发现先前的某些想法明显不妥时,你又会进行新的尝试,一直坚持到自己最终勉强有东西拿得出手。

在我所做的诸多设想中,有三点我需要在此强调一下。其一,我试图保留斯科尔斯和凯洛格对文学叙事的聚焦,因为在我看来,要突出

<sup>①</sup> 谢尔顿·萨克斯(Sheldon Sacks, 1930—1979),芝加哥大学英语与语言学教授,著名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首任主编。

《叙事的本质》与过去四十年来叙事学发展的连贯性,那是最好的办法。同时我要指出,叙事理论的疆域已有所拓展,它将各种非文学叙事也纳入其中,并且这种拓展会对文学叙事研究产生影响。其二,斯科尔斯提出的讨论“叙事研究动向”的要求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也就是说,从实践意义上讲,我并非去追溯 1966 年以来的叙事历史(后现代实验、数字叙事的出现、传记潮等),而是要提供一则关于叙事理论的叙事,并且在这一叙事中,我会穿插 1966 年以前及之后的文学叙事案例。我希望,这种运作模式能够让读者看到斯科尔斯和凯洛格作品中的理论部件与最新的理论进展及观念之间的联系,同时我也能借此获得更大空间去展现那些发展趋势。

其三,我既非对叙事研究动向进行完全独立的展现,也非妄图化约出所谓“宏大的统一叙事场论”(Grand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Narrative, GUFTON),相反,我寻求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其原因在于,若唯前者则势必摆出一副伪装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难以维系的——客观化姿态;若唯后者则会导致该领域的研究视野,以及该场合下的修辞意旨表现出的一种不该有的狭隘性。当代叙事理论可谓纷繁多样,因此,一个 1966 年以来“关于该领域发展动向的章节”不可能创立出所谓“宏大的统一叙事场论”。当然,正是由于该领域的多样性,要梳理出过去四十年叙事研究的演化就必须进行相当程度的筛选,而这种筛选又必然反映出故事讲述者自身就该领域所持的观念,包括其中不同层面相互联系的方式。结果,当我对自己的设想和筛选心存侥幸之际,我也格外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叙事并不能终结其他的可能性;而且,我以为,我的读者们最好也抱有同样健康的意识。

最后,我要感谢戴维·赫尔曼<sup>①</sup>、布赖恩·麦克黑尔<sup>②</sup>、彼得·J. 拉

<sup>①</sup> 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 1962—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语教授,认知叙事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sup>②</sup> 布赖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 1952— ):美国叙事理论家,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人文教授。

比诺维茨<sup>①</sup>以及罗伯特·斯科尔斯，他们为我的叙事提出了富有裨益的评价。我也要感谢伊丽莎白·马尔什，她的编审如鹰眼一般敏锐，同时她也为“引用文献”付出了辛勤劳动。当然，我最想对罗伯特·斯科尔斯深表谢意，他以包容的信任邀请我在他与罗伯特·凯洛格的地标之作中进献言论。

在我为此书所作的文字部分中，有些内容曾出现于先前我在《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中撰写的词条“叙事的修辞手法”(pp. 500—504)，由戴维·赫尔曼、曼弗雷德·雅恩<sup>②</sup>及玛丽-劳雷·瑞安<sup>③</sup>编(伦敦：劳特利奇，2005)。还有些内容已经出现于我为《小说百科全书》所撰词条“情节”(pp. 1008—1011)，由保罗·斯柯林尔编(芝加哥：费茨罗伊·迪尔波恩，1998)。我谨致谢上述两家出版社应允我将相关内容再次付印。

詹姆斯·费伦

<sup>①</sup> 彼得·J. 拉比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 1944— )：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比较文学教授、叙事理论家。

<sup>②</sup> 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 1943— )：德国科隆大学英语教授、叙事理论家。

<sup>③</sup> 玛丽-劳雷·瑞安(Marie-Laure Ryan, 1946— )：美国叙事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及网络文化学者。

## 目 录

- 1 / 第二版前言(罗伯特·斯科尔斯)  
5 / 第二版前言(詹姆斯·费伦)  
1 / 1. 叙事传统  
16 / 2. 书面叙事的口头传统  
58 / 3. 现代叙事的古典传统  
86 / 4. 叙事中的意义  
168 / 5. 叙事中的人物  
219 / 6. 叙事中的情节  
252 / 7. 叙事中的视角  
296 / 8. 叙事理论,1966—2006:一则叙事  
355 / 附 录  
384 / 注 释  
408 / 参考书目  
416 / 索 引  
439 / 致中国读者的话

## 叙事传统

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小说一直是西方叙事文学的主导形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书写西方叙事传统，就有必要探究小说发展的源流。早期的各种叙事——宗教神话、民间故事、史诗、传奇、传说、寓言、忏悔录、讽刺——都曾力求获得如小说那般完美的形式，当然也的確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突破，但我们的意图并非要将小说看作改良式进化的终极产物，而是旨在选取一种近乎与之相反的思路。我们希望让小说回归原位，继而从总体上去把握叙事的本质及西方叙事传统，将小说仅仅视为诸多叙事的可能性之一。为此，我们有必要放宽眼界，力图在自己关注的文学领域内做到既有所趣又显所能，而不是局限于追逐专家式的真知灼见；同时，我们也可能仅凭有限的论证做出略显仓促的概括。鉴于上述及其余不当之处或草率之言，我们谨表歉意，但求最终的结果能够表明，承担这样一项复杂的研究课题并非不自量力的莽撞之举。

我们研究叙事艺术的目的不是要去树立文学或批评的新风尚，而是要为古今所有狭隘的文学观念提供解毒之剂。凡是批评兴旺的时代（我们显然正值这样的时代），文学艺术的研究方法总会表现出广博与偏狭这两种对峙的趋向。批评的时代是具有自省意识的时代。其倾向

表现为制定规则、试图将艺术化约为科学，分级、归类，并最终评判孰是孰非。这种理论批评通常基于某些作家的创作实践，其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们迎合了“经典”之最为鄙俗的意义：循规蹈矩的正统文学实践范式。此法试图对过去的文学加以化约，筛选出几个“经典”范例；这无异于构建了一种人造的文学传统。而我们在此书中的目的则是要为我们称之为叙事的重要文学形式提供一种新思路，纠正以往的狭隘理解。

所有那些被我们意指为叙事的文学作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故事，二是有讲故事的人。一部戏剧是一个没有讲故事者的故事；剧中人物对我们在生活中的行动直接进行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摹仿”的实践。与戏剧相仿，抒情诗也是一种直接展示，但只有单个演员（诗人或其替身）在其中吟唱、沉思，或有意或无意地讲话给我们听。若像罗伯特·弗罗斯特写《雇员之死》那样，再增加一个说话者，我们便接近了戏剧。若像罗伯特·弗罗斯特写《正在消逝的红》那样，让这个说话者着手讲述某一事件，我们便走向了叙事。因此，要使作品成为叙事，其必要及充分条件即一个说者(teller)和一则故事(tale)。

在西方世界，真正的叙事文学传统的确存在。可以说，所有艺术都是传统化的，因为艺术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他们的前辈身上习得技艺。在创作之初，他们总会以自己熟悉的前人成就为参照，设想各种摆在自己面前的可能性。虽然他们可能会对传统添砖加瓦，为后人开创新思路，但不可避免的是，其端倪总发自传统内部。作为读者、评论家或艺术家，我们越是了解叙事传统的厚度与广度，就越能够在批评或艺术层面做出更自由、更稳妥的甄别。对于 20 世纪中叶的读者而言，要想就叙事传统获取恰如其分的判断，就不得不首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我们必须设法避免将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当作顶礼膜拜的对象。

所有现存的文学传统都具有一个特点，即当代叙事文学会逐渐挣脱新近历史中的叙事文学。同样，伴随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劳伦斯及福克纳的出现，20 世纪的叙事文学也已经开始了这一分道扬

镳的历程。具体说来,20世纪的叙事已经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宗旨、取向及其技法的剥离。而就此剥离所产生的影响,许多有趣的欧美叙事作家依旧在探索、开发与拓展。不过,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评论者们对这种新文学尚带有敌意,我们的批评家们也未将其提上议事日程,毕竟文学批评也同样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关于当代批评对当代叙事艺术中许多优秀的成果所采取的敌对姿态,我们并不打算挑出一个或多个评论者作为例证,但我们倒是可以举证一位伟大的学者兼批评家,其观点被公认为属于时下文学研究生院(这里是培养教师、批评家乃至未来评论家的摇篮)中最具影响之列,而其针对现代文学的态度尽管不乏学识和敏锐,却与那种最为世俗的每周评论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位学者—评论家就是埃里希·奥尔巴赫<sup>①</sup>,其英文版平装本《摹仿论》(*Mimesis*)乃是叙事研究领域中两三部最具人气、最负影响的著作之一。而且,他的研究领域可谓广博:西方叙事文学。尽管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奥尔巴赫对现实主义原理的热心专注使得他不愿或无法接受20世纪的小说,尤其是像弗吉尼亚·伍尔芙、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在他看来,《尤利西斯》就是一个“大杂烩”,充斥着“露骨而又伤怀的愤世之情,以及令人费解的象征主义”,并且他还断言,与该小说一样,“大部分其他采用多重意识反映手法的小说也给读者留下令人绝望的印象。它们常常令人困惑,雾霭重重,对其所描绘的现实透露出几分敌意”。

奥尔巴赫对于后现实主义小说的不满,在二流学者当中引起了共鸣,我们几乎可以在当下文学评论和期刊的每一页上找到这样的不满;在那里,许多优秀的当代作品不是受到敌视,即是遭遇冷落。目前学界对于当代文学的态度同样也制约着对于过去文学的看法。因此,这种用19世纪现实主义标尺衡量所有小说的倾向自然会妨碍我们理解其

6

<sup>①</sup> 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德国文献学家、比较文学家及文学批评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著有《摹仿论:西方文学所描绘的现实》。